

# 主 母 吻

——  
中国反间谍作品集

戴京 著

惊 险  
神 秘  
贪 欲  
陷 阱

时事出版社

# 毒吻

—— 中国反间谍作品集

戴京著

时事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毒吻/戴京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2

ISBN 7-80009-720-X

I. 毒… II. 戴… III. 间谍—侦察—案例—中国—现代  
IV. D6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4110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印 刷: 北京公大印刷厂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20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 致 谢

诸篇拙作在创作和出版的过程中，

尊敬的老前辈凌云同志对我给予了极大支持，  
并特为本书题词；

我的父母和妻子给予我的帮助是倾其所有的，  
我常把他们的无私和我所从事的无比光荣的事业  
联系在一起；

我的领导和同事们在鼓励和支持我的同时，  
对拙作做了认真的审阅，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  
见，使作品更趋成熟；

画家繁星先生曾参与国家安全宣传的绘画创  
作，这次，他为本书所绘的插图，使拙作增色许多；

时事出版社的两位社长——周勇和王基建先  
生对拙作的出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热情地

鼓励我在相关理论的研究上下狠功夫，他们是我的师长，更是我的朋友；

出版发行部王新田主任为拙作的印、发，费尽了心血，我荣幸地结识了一位新友，且看到了如他的无名英雄们的风采；

责编王钢同志也不可不提，他对拙作提出的调整方案和对拙作进行的精心的编辑加工，足见其丰富的编辑经验、扎实的业务基础和对作品的深远及浅近的把握能力，他使我更深刻地领会到凌云同志赠与我的四字墨宝——“学无止境”中的深远含义。

没有老前辈、各位领导、老师及亲人们的鼓励、支持和帮助，拙作的出版，至少要晚于今日相当的时日。

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是发自内心的！

戴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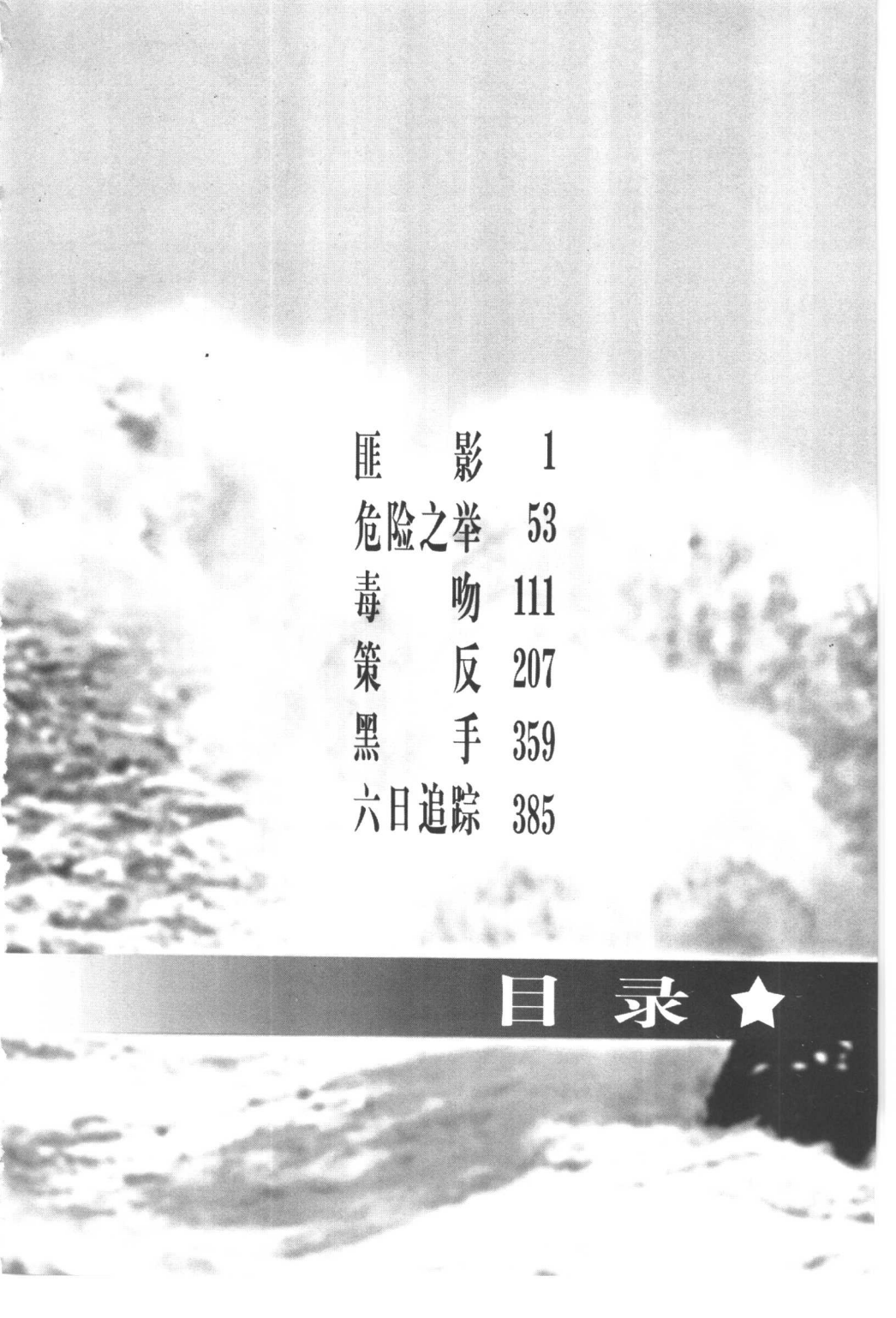
# 前 言

《毒吻》精选了作者反间谍题材作品中的六篇。这些故事取材于激烈复杂而又惊心动魄的我国国家安全机关反间谍斗争的现实，作者以独特的视角，经过艰辛的艺术创作，对其做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应该说，《毒吻》是不同于当今颇为流行的纪实性作品的一部纯文学小说集。书中所涉及的事件、人物和人物语言虽然源于生活现实，但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实生活，更不能采取对号入座的方法去阅读。文学作品的功能除娱乐外，还在于教化。

本书能够使读者看到，在和平繁荣的背后，一条无形的战线上正在进行的那波诡云谲的激烈较量。相信读者也会从中悟出，要想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实现巨龙腾飞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永远屹立于世界，那么，除了国家安全机关这支专门的力量在正面迎敌作战外，我们每个公民都有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警钟长鸣，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作 者



|     |    |     |
|-----|----|-----|
| 匪   | 影  | 1   |
| 危险之 | 举  | 53  |
| 毒   | 吻  | 111 |
| 策   | 反  | 207 |
| 黑   | 手  | 359 |
| 六日  | 追踪 | 385 |

## 目 录 ★

## 匪 影

这是一个发生在 50 多年前的故事。它记述了我们光荣的前辈所经历的一场令敌人胆战心惊的惨烈战斗。

—

50 多年前的北京……

1949 年初，北平公安街（今已无存）。傍晚时分，街上行人已经非常稀少了。公安街位于当年北平前门一带，是当时的“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所在地。它曾经是清朝的一处皇家建筑群。

此时，在雄伟的明清门楼下，朱红色的大门两侧，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门卫站在一对巨大的石狮旁边，显得威风凛凛。

大门的左侧柱子上，巨大的白底黑字的木牌上端正地写着“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进深很大的古老的门檐下，左右各停放着两辆三轮军用摩托车。车上正在值班待命出发的 6 名公安战士头戴钢盔，挎着

美式卡宾枪，端坐在各自的车位上。

这时，从公安街的西面，一辆美式吉普车急驰而来，在大门前拐弯从宽大的门口开进去。两个门卫见到此车，马上立正敬礼。

吉普车经两旁种着花草树木的院内通道，一直开到一座巍峨高大的明清殿堂建筑前停下。身穿军便服，腰扎武装带，挎着左轮手枪的公安局局长，从车上下来。身后紧跟着警卫员小赵，也是全副武装，不同的是，他的武装带上挂着足有十个弹袋的有些笨重的德国造驳壳枪及其配件。

台阶上，一个战士立正敬礼，目视着两人匆匆走进充当会议室的高大的房间内。

这座建筑装饰非常简单，它是局机关的会议室。现在，各侦察处领导和业务骨干正在等待局长的到来。

当40多岁的局长推门进来的时候，大家都站了起来。

局长看了大家一眼，笑笑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局长边说边示意大家坐下，同时用手解开脖子上的风纪扣。

室内很快就安静下来了。局长坐下后，语调低沉地补充说：“刚才在中央专门召开的会议上，中央领导对北平的安全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主管领导作了重要指示。所以，会议比预计的开得长了一点儿。”

局长浓眉大眼，脸颊虽然消瘦，但却异常精神。他中等偏上身材，一身退了色的军服穿在他的身上，显得非常合身，一股英气无形之中洋溢出来。

在场的其他人也几乎是同样装束，腰间都别着手枪，上衣左兜上方，长方形的白布作成的胸牌上，白底黑字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每人左臂还戴着长方形的白布臂章，上有“军管会”三个黑体字。年轻的侦察科长

李潮也端坐在众人当中。

大家的目光都紧紧地盯着局长的一举一动。这时，只见警卫员从挎包里取出一份文件递到局长手里。

局长接过文件开始了讲话。“同志们，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啊！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和我们获得的前北平市伪警察局的档案材料，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十分复杂、严峻的。北平由于是和平解放，所以，在我们进城前，各地的反动派党政军要员和逃亡大地主、各类匪徒以及数以万计的国民党溃败的散兵游勇均汇集在这里。再加上北平一直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北方统治的大本营，清朝遗老、下野军阀、失意政客、蛰伏的汉奸官僚资本家、封建把头、恶霸、惯匪、惯窃以及地痞流氓等都麇集于此。所以，我们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狡猾敌人，这同我们在战场上不同。因此，你们下去要经常教育同志们，让他们学会如何在和平环境下开展斗争，不会做城市安全保卫工作是不行的……”

局长说到这儿，从兜里掏出香烟盒，从中抽出一支，点着，缓缓地吸了一口。

接着局长又讲下去。“今天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就是要部署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局长接着前面的话说。

在座的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他们都拿着笔记本，准备记录。三十出头儿的侦察处处长张浩和坐在他旁边的侦察科长李潮，他们两个也目光炯炯，全神贯注地看着、听着局长的动作和讲话。

“请大家不要做记录！我的话不长，大家完全可以用脑子记住。干我们这行的，要培养这个本事。”见到大家都准备做笔记，局长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额头说道。

“目前，上级一再强调要强化北平的治安，特别是在开国

在这个紧急会议上，局长将近期的工作任务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一张巨大的法网随之铺开……

初夏的北平，虽然已是傍晚 8 时，但夕阳的余辉仍然把街巷照得明朗朗的。街上，可以看到零星身穿国民党破旧军服的散兵在闲逛。不久，等天色渐渐暗淡下来后，昏暗的路灯下，便能够见到身穿旗袍的妓女，故意将大腿露在外面以招揽生意。还可以在不远的角落里碰上几个地痞在争吵打架……正在这时，东四七条 61 号的朱漆大门外，三个衣冠楚楚——头戴礼帽、身穿高级布料衣服的男人在敲门。不一会儿，院内一个驼背老头儿慢悠悠地将门打开。

“请问，几位先生是……”老头儿上下打量着来客，同时客气地问道。

为首的是个身材魁梧的高个子，年纪约 30 岁上下，白净脸，大眼睛，相貌相当英俊，一身上等的藏青色中山服更使他添了几分文雅气。他的旁边，一个是黑胖子，年纪 25 岁左右，另一个则是粗壮的中年人。他们一个穿着黑丝绸短衫，一个穿着一身月白色的对襟绸衣绸裤。两人脸上露着难以掩饰的

杀气。

“我找孙太太！”为首的高个儿男子说着连看也不看老头儿一眼，硬往里走。旁边两人紧跟其后。老头儿只得在他们身后又把门关上。

进入院内后，三个不速之客径直穿过二门、三门，直奔正房客厅而去。这是个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影壁、回廊、紫藤树再加上三进的院落等，建筑布局和装饰也相当讲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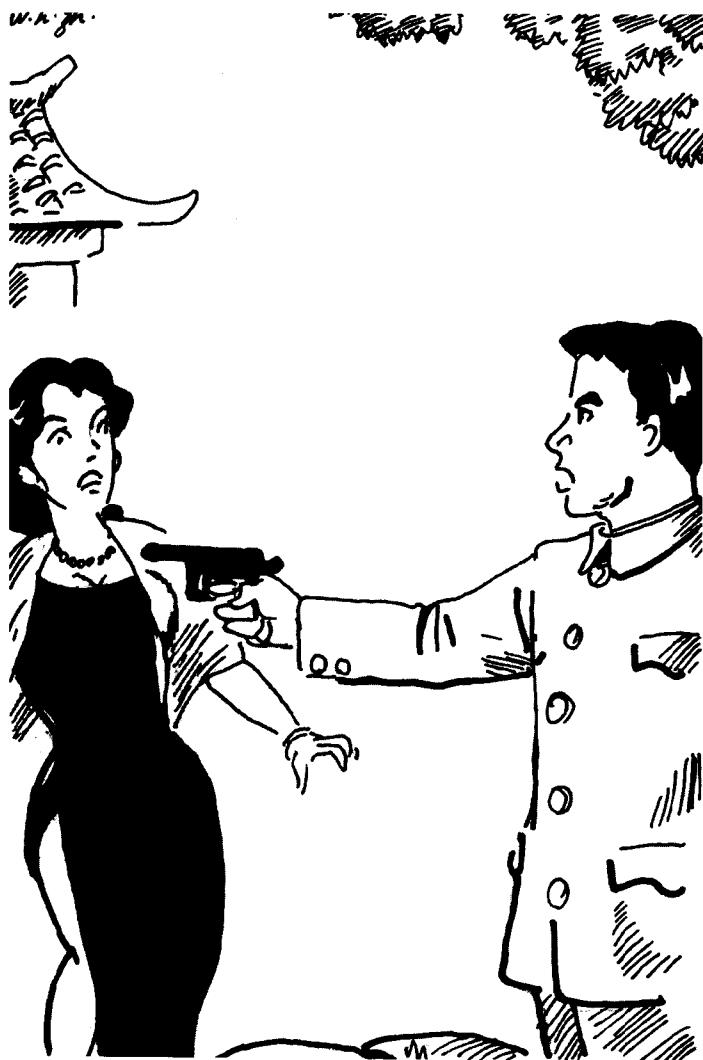
来客一进客厅，其中穿中山装的英俊男子眼睛四下一转，只见客厅内正坐着七、八位穿戴讲究、气派不俗的客人。突然，这个穿中山装的男子盯住了一个戴金丝眼镜，年纪约45岁左右，学者模样的人，随即，他掏出了随身带的驳壳枪。跟着，另两位一起来的壮汉也摸出了各自的手枪。

“老六，你到门口盯着去！”穿中山装的对同来的中年人说。中年人答应了一声便出了客厅。

接着，“中山装”从从容容地开口问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学者：“你就是北大的王教授？我们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队。还认识我吗？今天看在孙太太的面上，我们不打死你，只要你做两件事：第一，今儿不是在北大，你少管闲事；第二，请你给我们指明，孙太太是哪一位。”说着，他叫同伙黑胖子把客厅上的人都看住，并大声地以“宣布”的口气说道：

“你们都是孙老板的朋友，你们不用害怕，我们可不是土匪。”随后，他用枪顶着有些惊慌的王教授，向屋外院子里走去。

刚进到院子当中，从西房迎面走来了孙老板的三姨太孙玉兰。这个女人年约28岁，因为丈夫参加新政府的政治协商筹备会，平时又听说共产党最恨资本家，生怕丈夫有个三长两短，因而面带忧色。本来，她是在客厅陪来家里打听消息的那



《匪影》插图一

繁星 绘

些客人的，但因为懒得应酬，就躲到西房休息。刚才听见客厅有动静，便忙披衣出来看看，不料正碰上王教授被人用枪顶着出来。

持枪人看着孙太太，用枪顶了一下王教授的后心，“是她吗？”“是。”

“砰”地一声闷响，王教授的后脑勺被子弹打了一个洞，而一大块前额骨带着皮肉、头发、鲜血和脑浆迸溅前飞，王教授顷刻倒地。“哈哈！到西天再去煽动学生革命吧！”“中山装”残忍地哼了一句。

站在对面的孙太太尖叫一声，几乎瘫倒，只见她脸色惨白地愣在原地一动不动。趁她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的刹那， “中山装”一个箭步，用左臂揽住她的上身，右手抄起她的两腿，迅速而又轻捷地将她似扛似抱地弄进了西房……

摆设高雅的西房内，英俊的“中山装”在提裤子。他一边系着扣子，一边淫邪而又满足地看着躺在床上的孙太太。此时，孙太太屈辱、羞愧地拽过一个床单盖在自己赤裸的身上。她扭过身去，半个臀部和一条光着的腿，露在床单外面。她在那里啼哭起来。

穿好衣服的“中山装”提着驳壳枪，来到床前，一把抓住孙太太的头发，恶狠狠地说：“保险柜的钥匙？给我！”

“没……没在我这儿……大姨太、二姨太，她……她们拿着呢。”

“胡说，她们在国外还管你这个！”“中山装”抓着孙太太头发的手，慢慢地提了起来。

“快给我！不然，王教授就是先例！”说着，“中山装”用枪顶住了孙太太的太阳穴。

“给……”孙太太呻吟着。

“中山装”从衣架上摘下一件孙太太的衬衣，摊在地上。他从床边的保险柜里往衬衣上放着金锭、金条、首饰、钞票等。然后，他看着保险柜里除了几张散落的钞票和几个空首饰盒，一使劲儿，将保险柜的门又撞上了。之后，他麻利地把包着财物的衬衣打成一个包儿，提在手里，“孙美人，后会有期！”说着他跨出了西房。

孙太太此时已气愤痛苦地昏厥过去……

“中山装”站在院中朝正房客厅喊道：“黑子！”

黑胖子三步并作两步地窜了出来。恰在这时，“中山装”抬手朝正房客厅打了一枪，因为一个客人正愤怒地起身想呼叫，他的手刚一摆动，便被子弹击中了胸部。其他人见此情景，再也不敢动一下。

“中山装”、黑胖子跑到前院。这时，那个中年匪徒正用枪逼着看门老头儿。他见到两个同伙跑来，便用枪柄狠狠地砸向老头儿的天灵盖儿。老头儿一个跟头栽倒，再也爬不起来了。

三个人跑出大门，急速地钻进了停在距大门十几步之外的一辆刚停稳的黑色美国造道吉牌轿车。车门还没关上，就起动了，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 三

侦察处处长办公室内。处长张浩正在批阅一份文件。突然，桌上的一部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张浩拿起电话，“我是张浩，什么？三条人命！立即保护好现场。”他的表情立刻严肃紧张起来。

他放下电话，顺手拿起另一部电话。接通后他对着话筒

说：“刑侦大队吗？我是张浩，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即组织力量，奔赴东四七条 61 号。著名民主人士、政协筹备会工商界代表孙奇人宅邸发生血案。封锁路口，保护好现场。”他放下听筒，又对刚进屋的办公秘书小李说：“立即派车将休假的李潮同志接到现场。不！把他接到处部。”说着，他戴好帽子，系上领扣，扎上带着左轮枪的武装带。秘书小李拉开门，张浩急匆匆地向停在院子里的吉普车走去。

院子里吉普车已经发动，警卫员打开车门等在车旁。张浩上车后，吉普车出发。紧随其后，两辆三轮摩托载着六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开出了院子大门。

当天夜里，南城一条宽大的胡同里，已见不到行人，大大小小的院门都关闭了。在与这个胡同相通的一个深巷里的四合院內，北房的灯还亮着。屋内卧室里，一个妖娆、丰满的年轻女人斜倚在床头。她上身只穿了个红色的老式肚兜，下边穿着三角裤。她随手将床头柜上的烟盒拿过来，抽出一支烟，点燃，吸了两口，又一下子掐灭。她显得异常的烦闷、无聊。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钟，时针指向午夜 12 点。她从床头柜抽屉内取出一把小巧的剪子，开始修理那染成红颜色的脚趾甲……

就在这间卧室的地面上，有一块方形的木板，板子下面，是通往地下密室的十几级台阶。

此时的地下密室内，装饰华丽的一个房间里，正坐着六个人，他们围在一张八仙桌的周围。桌上摆满了酒菜。坐在上首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男人。他留着山羊胡子，两只鹰一样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胖瘦适中，显得异常精干。他身高在一米八左右。配上那一身白色的对襟衣裤，俨然一副旺年绅士的派头。坐在他身旁的，就是穿藏青色中山装的英俊男子。不过他此时

却穿了一身西式服装，花格衬衫、打着领带，下身穿一条米黄色高级毛料西裤，脚上是一双红棕色三接头皮鞋，看上去真是风流潇洒。另外四个人，都是年纪在 40 岁左右的壮汉。其中一个参与东四七条抢劫的人，另一个身着中式黑布褂的正在吃着大盘子里的鱼肉，其他两个，一个长得肥头大耳、又白又胖，另一个却又黄又瘦。

他们吃着、喝着、抽着、聊着。

“胡老板，这次的收获比预料的大多了。没想到姓孙的能给他小老婆留这么多，光黄的就足有近五百五十两，还有那些首饰、美钞。听说姓孙的大部分财产都在国外呢，大老婆、二老婆还有他的子女在外边继续做他的生意。身边就跟了这个老三……”这个名叫武剑波的英俊男子对为首的胡树仁说。

“老三？哈哈哈，他姓孙的恐怕正在给老三擦屁股呢！我说老弟，够滋润吧？可惜我们没你那两下子！”跟他一起抢劫孙奇人的老六边吃着鸡腿边取笑。其他几个人听罢哈哈大笑。

穿黑布褂的马忠呷了一口酒后，举起右手示意他们：“小点儿声儿，别忘了共产党正在找我们呢！”他狡猾地对还在笑的几个人说，同时用手摸了一下他那刮得铁青的下巴。

“对！我们别忘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胡树仁用手帕擦了一下满是油腻的嘴唇，清了一下嗓子说。“我们得合计一下，下一步怎么办。要趁着北平混乱的大好机会，他们还未站稳的时候，再大捞一把，凑足资金，然后再相机起事。”

“据王福的消息，共军搜索了半天，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倒把当时在场的几个人给找去了。那个三姨太自杀未成，送医院了。”又白又胖的绰号叫“和尚”的黄彪边剔着牙边插话。

“以后行动能挂脸儿的，要挂上脸儿。告诉弟兄们，要少